



视觉中国

和妈妈走路回家的半个小时

■叶超

下午天空骤然降下大雨,到了临近下班的时间,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妈妈给我打来电话,说要到单位给我送雨伞,让我在单位一楼的台阶处避雨,等她过来。

我接过她递来的伞,撑开后,与她一同朝着家的方向走。路上,一群低年级的小学生也许是归心似箭,冒着雨冲过了水坑,溅起阵阵水花;几个高年级的小学生则在楼道和街边小店的屋檐下避雨。我不自觉地跟在她身后,不太习惯地频繁回头,留意着后面驶来的汽车和电动车,担心它们鸣笛、打闪光灯,溅起的水波会弄湿我们的鞋和裤子。走到红绿灯处时,我又下意识地走到她前面,仿佛已经想到要防止她闯红灯。

两把伞,两个人,我们从今天她在超市里精心挑选的特价商品开始聊起,那些打折的蔬菜水果和生活用品,然后话题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最近的新闻时事,讨论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,甚至聊到了我的工作生活现状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和人生理想。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聊,不知不觉间已经快要走到街角的理发店。这时,妈妈忽然停下脚步,转过头问我:“要不要顺便进去理个发?”我摸了摸自己那稍显凌乱的头发,点头说道:“好呀!”理发师洗头、理发连贯流畅,仅仅花了十分钟左右。

我们继续往家的方向走,去驿站取快递,去信箱看看有没有寄来水电费的信封……进入小区到宿舍楼的这段路上,妈妈也陆陆续续和买菜或者下班回家的邻居们分别打招呼,有些邻居的面孔和名字我在这一刻又猛然勾起记忆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像个久未归乡的游子。如果没有妈妈在身边引见,我和这些邻居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,平日里即使擦肩而过也不会主动问候。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,不知何解。到家,开门,电饭锅的饭已经煮好,炖罐里的汤已经煲好,妈妈在出门前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晚饭。

和妈妈步行回家,大约花了半个小时。这时,我才猛然意识到,原来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,那短短一句“你过来一下”之后的几十分钟,竟可以让我妈妈有了如此丰富的互动。我不禁思索,如果没有这场雨,没有这把伞,如果在电话里我阻拦了她来找我,那么我们下次一同漫步在路上,会是何时呢?

■姚雅丽

我们奔跑,桥也奔跑着;我们驻足观望,桥也停下来看我们。无须牵挂,无须呼唤,也无须打探那些掌故、传说,只消一见面,所有的细节都像桥下的水一样,携着潮汛纷至沓来。

杏花春雨,飘飘洒洒。带着一丝惆怅,一丝任性,它有意来渲染气氛,或制造一些惊喜。让我们可以用奔跑的姿态掠过它。或于亭台间驻足,用千帆过尽的心境,隔着一簇衰草与它对望。

一处风物,你一再地来,只要有人一招呼,你就不假思索地来,你与它之间,山水迢递,却又无限地彼此靠近。桥那么长,一生那么长;桥其实也不长,一生其实也很短。可以抵达,可以丈量的都不算漫长。你也知道:你与它亲近,它心生欢喜。你离开它远行,它也舍得放你千里。你似乎有许多话得对它说,又似乎不用说什么。但无论你说什么,它都在听,甘之如飴。

雨织珠帘,烟笼翠色。我们选择一个适中的距离,以便更好地看到石板上磨损的往事,触摸到石栏上叠加的记忆,聆听水波对石墩喋喋不休的低语。

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(历

五里桥

时14年竣工)的五里长桥东起兴安路,上跨安海湾,西至水头街,全长2255米,享有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之美誉,是世界上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,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,是古代桥梁建筑的典范。在岁月的磨损下,在风浪的冲刷下,长桥历尽百劫,屡遭毁坏,复经多次重修、加固,而今依旧长虹卧波,说着新旧的故事,延续着今古的繁华。

我们走来,或离去。遇见那些故事,那些人物,那些传奇。

长桥如一位深沉的老者,那些故事,那些人物,那些传奇,都藏在他纵深的褶皱里。它收集涛声里的欢欣,安抚着波纹里的困顿,海鸟们衔着它的故事去寻找生动的文字,嵌入它身上的文字便有了生生不息的故事。那些矗立的碑刻,是故事的定格,也是爱心的传递。那些风浪里的颠簸,生活的苦涩;那些商贸繁荣,那些海上誓师,千万征程,五里长桥有哪一桩不记得?

海上长虹随波摇曳,一条卧龙庇护两镇。桥上来来往往的匆匆步履,或海上起起伏伏的身影,有建桥的六大功臣祖派、黄护、智渊、赵令衿、黄逸和惠胜,有施琅将军率领的

大清水师,有口袋里装满翡翠玛瑙的阿拉伯商人……他们成了故事的背景,也是故事里的风云。

我与这些事,这些人没有距离,他们笑吟吟的,站在风雨雕琢的桥上,定格着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桥老了,故事依然鲜活,鲜活的故事是一代代人续写的新篇。桥下的五里桥生态湿地公园有绿草如茵,有亭台楼阁,有水中绿洲,有芳草漫道……它们以流动或凝固的方式,把晋江和南安铺展成绵延的生态长卷。桥两岸飞出一支支明媚的歌,和着古老的潮汛和崭新的汽笛,用一个个新的名词,一张张新的名片谱成新曲。桥那头的恒安、盼盼、晋工机械、晋南建设不但创造了财富的神话,也张扬着泉州品牌的魅力。桥这一块块石头被施了魔法,在一个个工匠的手里玲珑剔透起来,精美的石头会唱歌,会说话,唱出了潜藏于石的纹路中的天地玄机,说出了闽南人“敢为天下先”的豪迈底气,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铿锵节律。

我细数五里桥上重重叠叠的脚印,无论远游或归来,桥下的每一滴水都是深情眼眸,蓄满海浪的殷殷嘱托……

老杏树



■刘衍

心里若有片自留地,我要种两棵树。梧桐为念父亲,他走得早;老杏树为念奶奶,她的影子总与树影交叠,仿佛一生都在杏花簌簌里,望着什么。

那株老杏树长在儿时老院子的屋后矮墙边,一人高处横生粗枝,像张天然躺椅。童年的我总爬上去倒挂金钩、看小人书,天气热时就躺在树丫上睡觉。奶奶在墙内喊:“小祖宗,别把树丫当床,当心屁股摔成八瓣!”我偏不动,她便踮着小脚举过饭碗,让我垂手接过,像只敏捷的小猴子。风过处,杏花落在她花白鬓边,也落在我的书页上。

青杏刚长到拇指大,奶奶已开始天天守着树。午后蝉声聒噪,她坐在树影里纳鞋底,针线在指间灵巧地穿梭。我蹦跳着回家,嚷着热,奶奶便拿起蒲扇给我扇风,一边扇一边问:“今天学了啥新词儿?”我背了半首《木兰辞》,奶奶听得专注,末了却说:“花木兰替父从军,你奶奶我年轻时也想参军,可没赶上。”我大笑,觉得她在吹牛。奶奶也笑,眼角的皱纹笑得像老杏树皮的纹路。

杏子黄得透亮时,一场暴雨过后,大半树果子被打落。奶奶心疼地拾了满满一篮,挑最圆的

塞进我书包:“带给同学吃,别独吞。”谁知我放学回来,书包里只剩一堆杏核。奶奶没责怪,只是默默把剩下的杏洗净,去核,加冰糖熬成杏酱。灶火映着她佝偻的背影,我听见锅铲轻碰铁锅的声音,像在替我无声道歉。那晚,我吃着杏酱拌饭,第一次真切地觉得,奶奶的手掌虽粗糙却格外温暖。

父亲病重那段日子,老杏树的枝条在寒风里瑟缩。奶奶整夜守在灶台前煎药,窗棂上结着冰花。她端着药碗,小心翼翼地吹凉,再一勺一勺喂给父亲。父亲走后,霜下得更大,老杏树被压断了一根大枝。奶奶把断枝拖进灶间,生火时却忽然蹲下去,抱着那截焦黑的树枝无声地哭。火光在她脸上跳动,像落了满身的杏花,又像噙在眼角的泪光。

后来,奶奶开始教我唱歌。夜里,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,像老杏树伸展的枯枝。她的歌都是很老的曲调,教我唱的时候非常认真,生怕我学不会,她有时也指着报纸上的字,让我念给她听。我嫌烦,说:“认字有什么用?您又不考试。”

她沉默良久,低声说:“人老了,得跟上时代,不能掉队。”那一刻,我看见她眼里的倔强,比漫漫长夜还要深。

多年过去,老杏树早已不在,奶奶也化作墙上的一张黑白照片。但每到杏花开时,我仿佛仍能听见她喊我吃饭的声音,闻到灶间飘出的杏酱甜香。

而今,记忆中的老杏树,总在风里轻轻摇晃,像奶奶在路口张望,又像她在岁月里轻轻叹息。花谢了会再开,人走了却再不会回来。我只能把无尽的思念挂在枝头,让它和杏花一起,静静落在时间的尘土里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